

中华职业教育社编

阅读与写作

老舍 谢冰心 张志公 等著



语
文
学
习
导
引

趙
棟
初
題

语 文 出 版 社

之二

9-51

语文学习导引之二
中华职业教育社编

YUEDU YU XIEZUO

阅读与写作

老舍 谢冰心 张志公等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074号

语文学习导引之二

中华职业教育社编

YUEDU YU XIEZUO

阅读与写作

老舍 谢冰心 张志公等 著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邮政编码: 1000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5.5印张 127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 2.80元

ISBN 7-80006-493-X/G·374

撰稿：王 力 王 瑶 王泗原 叶圣陶 冯钟芸
史振晔 老 舍 吕叔湘 朱文叔 朱德熙
向锦江 张志公 张寿康 张雪森 陈白尘
严家炎 周振甫 林 焘 郑林曦 赵朴初
赵树理 徐仲华 徐世荣 隋树森 蒋仲仁
谢冰心 楼适夷

封面题字：赵朴初

主编：吴长翼

编辑：周 宁

出版说明

本书是以《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为蓝本重编的。《语文学习讲座丛书》是从《语文学习讲座》中选辑出来的。

中华函授学校于1962年9月在北京创办“语文学习讲座”，至1966年7月停办，历时四年。讲课近百次，参加学习的学员曾达到3万余人。编印《语文学习讲座》38辑，出版《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先后发行400万册。

参加“语文学习讲座”讲课的有叶圣陶、赵朴初、谢冰心、老舍、赵树理、王力、吕叔湘、朱德熙、张志公、周振甫等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作家。集数十位名师于一堂，给学员讲授语文，批改作业，可说是我国语文教学史上空前的创举。如今重编出版《语文学习导引》，使他们的殷切教诲重裨益于后学，意义是重大的。

《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共收讲稿99篇，此次重编，精简为68篇，并对个别篇目作了调整。各篇内容，除极少数段落语句作了删节，明显错误及脱衍之处作了订正外，一律保留原貌。

“语文学习讲座”帮助一些在职干部、中小学教师、部队文艺工作者自学语文，提高使用语文这一工具的能力，当年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现在语文规范化的要求比过去更为迫切，重编出版《语文学习导引》，必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本书还收入叶圣陶先生的《纪念“语文学习讲座”》和中华函授学校的《“语文学习讲座”两年工作总结》。前者记述当年“讲座”的盛况，指出民主办学的特色；后者总结“讲课——播放录

音——出版刊物”三者结合的经验，都是现在兴办函授教育值得学习参考的材料。

承蒙语文出版社对出版本书给予关注与支持，赵朴初先生为本书题签，谨致深切的谢意。

限于时间，又限于编辑水平，书中存在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1991年10月

纪念“语文学习讲座”

叶圣陶

文化大革命前，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属中华函授学校在北京办过一个“语文学习讲座”，编印过一种讲义性质的刊物，名称就叫《语文学习讲座》，一共出版了三十八期。现在这套《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就是从那三十八期刊物中编辑出来的。我重新翻阅这些文章，不禁深切怀念已故的校长张知辛先生。他为举办“语文学习讲座”尽了不知多少心力，兢兢业业，不辞辛劳。还有副校长周文耕先生协助他做了不少工作。这样两位业余教育家竟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而“罪名”之一就是举办和主持了“语文学习讲座”。

记得一九六二年夏天，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负责人孙起孟先生、王良仲先生和张周两位先生邀集了我和十多位搞语文教育的朋友，说要办这么一个业余性质的讲座，因为社会上有这样的需要，学员以在职干部和中小学教师为主，目的是有计划地向学员提供学习语文的材料，使他们走上正确地自学语文的途径，提高语文水平。举办讲座的理由很充分，计划又挺周详，我们这些朋友怎么能不一口承应，尽力支持呢？于是讲座就办起来了。最初只打算招收五百名学员，这个限额没多久就被突破了，一周年的时候就增加到四千五百多人；一九六四年增加到八千六百多人；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讲座被迫停办，这两年学员人数增加得更快更多，可惜资料已经丢失，确数无法统计。学员中除了在职干部和中小学教师，还有部队的官兵，工矿的干部，待业的青年；

就地区说，除了台湾省，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但是直接听讲的只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余的人即使在北京也只能采用函授的办法，请他们阅读编印成册的《语文学习讲座》。刊物分发到各地，自行翻印的很多。读者不限于正式报名的学员。每次讲课又都录了音，录音带辗转复录，分传各地。听录音的也不限于学员。因此，各地的学员和非学员不仅阅读刊物，而且听到录音，跟在北京直接听讲一模一样。

北京讲课的地点先借用长安大戏院，后来借用民族文化宫礼堂。每回讲课之前，场子里就坐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个空位子，也没有一个迟到的人。听讲的人固然青年居多，可是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大家聚精会神，一边听一边记笔记，间或发出一阵轻微的会心的笑声。结束的时候不等主持人示意，全场早就掌声雷动了。讲课的人心里明白，他们受到如此真诚的谢意，并非由于自己讲得多么好，这热烈的掌声实在是反映了学员们迫切求知的心情。他们知道学员们的这种心情，因而严格地要求自己，讲课之前尽可能作好充分的准备。有时讲得不怎么完善，或者有比较大的缺点，他们就感到十分歉然，觉得对不起学员。他们都希望每讲完一次课，能看到学员们带着满足的笑容离去。

这个讲座所以办得好，是跟广大学员的支持分不开的。单就北京说，几千名学员虽然分散在许多机关、企业、部队、学校里，他们都按人数的多少，有的编成了班，有的编成了小组，他们不但推出班长或者组长，还推出学员代表参加学员代表会。有了班和小组，学员们在听课之前组织预习，在听课之后组织讨论；写了习作，相互商量评改；对讲座的组织和安排有什么意见，对讲课的人有什么要求和质疑，都由学员代表带到学员代表会上去。讲课的人也轮流跟学校负责人一起参加学员代表会，直接听取学员们的意见，跟学员代表共同商讨教学方面的问题。学校的工作人员很少，遇到有紧迫的事，如寄发刊物，布置活动之类，学员

们得到消息，就主动推出代表来帮忙。办学的人、教学的人和就学的人相互的关系如此融洽，彼此的感情如此深厚，可以说超过了一般的正规学校，这正是民主办学的必然结果。一九六四年七八月间，在教育部主持的“语文学习讲座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总结和推广了中华函授学校举办这个讲座的经验。

当时讲课的内容大体分三项。一是选读一些文章，其中有现代的，也有一些古代的，有普通文章，也有一些文学作品。二是评改一些文章，有的是报刊上的，有的是学员的习作。三是传授一些学习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讲一些应当坚持的学习态度。在这三项里，主要是前两项，因为末了一项往往是可以结合前两项一起讲的。这样的安排在这套《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中还看得出来。举办讲座的目的在于提高学员读和写的能力，而能力总得在实践中锻炼才能增长，此外别无捷径。所以在讲座上讲的不过是“一隅”，重要的还在于学员能够“以三隅反”，把学到的应用到读和写的实践中去，读的时候仔细揣摩，求得透彻的理解，写的时候反复斟酌，做到正确的表达。这些意思，当时我曾经反复向学员说过，现在还愿意贡献给这套丛书的读者。

当时在讲座讲课的和为刊物写过文章的，除了我，有冯钟芸、谢冰心两位女士和王力、王瑶、王子野、王泗原、老舍、吕叔湘、朱德熙、向锦江、张健、张志公、张寿康、纪希晨、陈白尘、吴组缃、周振甫、林焘、赵朴初、赵树理、徐仲华、徐世荣、隋树森、高森、蒋仲仁、楼适夷等四十多位先生，这样的盛况也是值得纪念的。

1980年3月10日

原《语文学学习讲座丛书》序言

学习语文，学习什么？大家最关心的是读和写两件事。

怎么读？三国时代有一个董遇，他有一句有名的话，叫做“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后来还有人嫌一百遍太少，乘以十，变成“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古人信奉的读书法。写呢？杜甫他老人家有两句有名的诗，叫做“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意思是书读得多了，自然写得出好诗文。这是古人信奉的作文法。

这种方法灵不灵呢？要是字字照办，恐怕不会很灵。和尚念经会背诵如流，却未必懂得其中奥妙。“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博士该是读过不少书的吧，可是他不会写一张契纸。

这样说并无提倡“读书无用论”的意思。书是应该读的，有的书还是应该熟读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能真正理解，而这是要有人指点的。读书对于写作是有帮助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能知道作者为什么这么写而不那么写，这也是要有人指点的。

可是事情不能做过头，读书也不能刻意求深。在没有微言大义的地方探索微言大义，就变成穿凿附会。同样，作文要针对自己的对象和目的，不能一味模仿。人家怎么写，我也怎么写，就变成生搬硬套。要把别人的指点化成自己的领悟，才能真正受用。

《丛书》里边辑录的讲稿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总也无非是指点指点如何读和如何写。这种指点工作做得到家不到家，那得由读者来评定；作为作者之一，我不好“王婆卖瓜”。可是据我所知，这里边的作者没有一位不是把这个讲座当做一项重要任务，认认真

真地作准备，认认真真地讲，并且在讲稿付印之前认认真真地加以修改的。这次印《丛书》，凡健在的作者又都自己认真修改了一遍；不幸已故的作者的讲稿，由大家推选的几位编委分头重读了一遍。顺便说说，当年的《语文学学习讲座》转载过一些符合讲座要求的文章，也请人写了点文章，这些见于当时刊物的非讲稿，这次的《丛书》酌收了一部分；另外，还有个别文章是这次编《丛书》新增补进去的。亲爱的读者，如果您觉得这些讲稿和文章对您还有些许帮助，您应当首先感谢这个连续四年的讲座的组织者和支持者；如果您觉得其中这一篇或那一篇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也请您不吝指教。

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一下，这套《丛书》有两种版本，一种分七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一种分四册，由商务香港分馆出版，后者是特为照顾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编辑的。这些读者如果有什么意见或建议，我们是十分欢迎的。

吕叔湘

1980, 3, 14, 北京。

目 录

纪念“语文学习讲座”	叶圣陶(1)
原《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序言	吕叔湘(1)
从记事练起天天练认真练	老舍(1)
读别人的文章说自己的话	赵树理(4)
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	谢冰心(8)
写作经验琐谈	谢冰心(31)
语法修辞与阅读写作	张志公(49)
文章的观点和材料	张寿康(55)
怎样锻炼思路	张志公(67)
文章的结构	徐仲华(74)
写作的基本功——写生	蒋仲仁(86)
文章的语言	张寿康(104)
字要使人容易认容易懂	郑林曦(116)
谈话剧的“话”	陈白尘(130)
文章里的数字	蒋仲仁(146)

从记事练起

天天练认真练

老舍

学校领导要我来讲几句话。主观上不想讲，因为自己讲不出什么；客观上身体不好，大夫不让多讲话。

刚才听到叶老说，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这是好事情。我名为“作家”，可没有上过“作家学校”，是在业余时间学习的。这样说来，咱们就是同行。你们在业余时间学语文，我也是这样。我没有上过大学，中学毕业后想写点东西，就开始学着写一点，写到如今，虽说入了“作家协会”，可是许多新人新事还是写不上来。写出来让人家一看，说是思想感情不新。六十多岁了，在语言文字上也还遇到一些困难。我是北京人，说话是标准音，可是一听广播却不是那么回事，有些字我只念了半边，或是念了北京的土音，所以还得学。大家学习热情高，值得钦佩，但是还要继续努力。要问什么时候毕业，我说，人活着，就没有“毕业”的时候。

语文不行，实在痛苦，不要说不会了，会了一点也还不行。有人说我写文章写得快，我可不承认。我写一篇五百字的文章要写三天，我不是写得快，是写得勤。天天写，老写。

语文这个工具我拿了几十年了，这玩意儿可不是好耍的。这个词跟那个词凑到一块，别人凑得对，你就凑得不对。要老写才行。最好的窍门就是“每天必写”，“天天拿笔”，哪怕是写几十个字也好。有人说工作多，事情多，我可也不比别人的少。就拿今天这个星期天来说吧，从早上出来，在外面转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可是，我今天就已经写了几十个字了。不要以为学了语文，一写

就写出一篇博士论文，或是写出一部比《红楼梦》稍好一些的小说，不要这样想。一般说来，写诗，写剧本，写小说，多少都有一些记录的性质，要打好基础，第一步就要学会“记”，每天记一件事。比如，昨天下了场小雪，你就把它记下来。诗当然不好写，把下雪记下来也不那么容易，不信，你试试看。现在不写，将来写小说时再想：“那天是怎么下雪来的？”那就麻烦了。写人就更难。《红楼梦》写了那么多姑娘，个个都那么好看，你来试试。你看到一个姑娘，把她写下来，寄给那个姑娘自己看看，她要不揍你才怪呢。“记”还记不下，就“创作”，那只能“闯祸”。

我希望你们从今天起，用一个小本子每天记一件事，不要想“一鸣惊人”。比如说写信，你写一封信，就要让你的朋友看得清楚、明白，看了满意。有些年轻的朋友给我写信，说他愿意做“作家”，可是连名字也写得别人认不出。有的人在信封背面写上“务请回信”，可是没有个地址。我们写东西，要严肃、认真，不能让印刷厂工人去猜这是中文，还是德文？不能让人家骂我们：“这家伙写的是些什么？”叶圣陶，茅盾，巴金这些老作家，他们写东西都是一丝不苟的。

大家今天参加了开学典礼，回去就写一点。有了记事的能力，就能逐步提高。写的时候想一想，哪些值得写，哪些不值得写，要选择。要多写值得写的，少写或不写不值得写的，弄清楚这个，慢慢地就写得简练了。所谓“精炼”，就是写下了值得写的东西，写下了重要的东西。写人要写出他的精神，写工农，要写出他的英雄气概。懂得选择就懂得写了。

第一步学会“记”，第二步学会“选”。无论什么文章都不是什么都写，写一封信也是这样。我常常接到这样的信，前面一大段不知是说些什么。现在大家都忙，最好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天天写，天天练，养成习惯，就能从需要一百个字才能说清楚的渐渐减少到只用五十个字，就能从不简练渐渐达到简练，这就是进

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

读一篇文章，读完了要仔细想想。会写文章的人他用一个字就能顶几个字，他会找一个顶合适的字来用。读文章的时候，光念一念，不仔细想一想，是体会不到它的妙处的。中国文字非常简练，念的时候要**想**。想一想：这句话换个别的说法行不行？这个字换个别的字行不行？如果不行，是为什么？学语文就要这样的学。

我写几百字的文章要写三天，时间多花在想的上面。语言和思想分不开，想得深，才能说得严密，粗枝大叶是不行的，要**细思细想**。前面说过，学语文要打好基础。记事就是为写作打基础，能记，而且记得简练，就能够写一篇小说，写一个剧本了，就可能由业余写作而成为作家。当然，大家并不一定都要作作家，不过，作个作家也不算是**什么丢人的事**。一个人表达不了自己所想表达的东西那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有了表达能力，就能把自己所见到的所想到的传达给别人了。

希望同志们坚持不懈地学习。

祝大家成功！

读别人的文章

说自己的话

赵树理

中华函授学校叫我来参加开学典礼，我觉得很荣幸；叫我来讲话，却实在不敢。因为在座的有许多位都是语文方面的老前辈，我当学生的时候还读过他们的书呢，所以我在他们面前实在感到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既然要我来说，就只好谈谈我自学语文的经过了。

我小时候没上过初级小学，那时我们山区的文化还很落后，我进的是私塾，听老师讲四书五经，也就是坐“冷板凳”。后来上过两年半初中，学语文也没有新式课本，老师选的讲义，是从《古文辞类纂》上选下来的古文。讲的方法是老师先讲，讲懂了就念，念着念着就作起文章来了。这种办法想起来倒也有效，可是就说不出来个道理来。后来就自己读书，所以我学语文主要是靠自学的。

写文章好比走路，也就是说，把我们要说的话用笔写下来，要像走路一样的顺当才好。刚才吕叔湘先生讲的“嚼字”，我有时也干过。我是不会作诗的，可是有时也写一些韵文，类似诗的东西，这类东西文字短字少，几句话就要见高低，这就需要嚼字，不断地改，有时睡了觉想起还有不妥当的地方，爬起来又改。这样改了又改，往往改得一塌糊涂，面目俱非。连我的孩子都问我：“爸爸，你怎么老改！”我深深地体会到要使文章能够准确地达意，就得嚼字，就得认真改。

写起文章来要像走路一样的顺当，我认为这和我小时候坐在

板凳上哇喇哇喇地念书有关系。譬如，小时候老师教我们读《庄子》，我们就学到庄子的句法；读韩愈的文章，又学到了韩愈的笔法。各种风格的文章都学，久而久之，我们学会了读别人的文章，说自己的话。读别人的文章固然对自己的说话有关系，可是书读多了就不会单模仿一个人的话了。所以多读是学语文的好办法。函授学校的讲义，我虽没看过，可是我认为不仅要多读，而且要认真钻研和做好作业。譬如吹笛子，笛子有几个洞，哪个洞发什么音，只要个把钟头就能记住，可是你要能吹出个调子来，而且要吹得好听，那可不是一天半天的功夫。所以有许多道理不讲是不行的，可是只懂道理，不能举一反三，不进行锻炼，也是不行的。因此多读固然需要，多写也需要，离开了这两项，语文是学不好的。

有人说，写文章比说话容易，这虽是句玩笑话，可也有它的道理。譬如说，文章写了上一句，下一句想不好，明天可以接着再写；说话可不行，我不能因为一个字没想好就站在这里五分钟不讲话。还有，在说话时多说了“这个”，当你声明“这个”不算数的时候，不但没有把“这个”去掉，反而又添了几个字，而写文章的时候，就可以轻轻地圈了它。因此我们写文章应该要比说话说得更好，不要说一些空泛不着边际的话，更不要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路。如说大鼓或快板时，有一些江湖话在一段里说几句就可以了，可是有的却噜噜苏苏说了半个钟头，使群众听了摸不着头脑。如走这种路，也就糟了。

语法，我曾经自学过一些，钻得不深。语法是研究语言合不合规律的，可以检查出语言中有没有错误，这对我们运用语言很有帮助，应该学习。

写文章要看对象，要明确是写给谁看的，因此在写的时候要考虑读者懂不懂、感不感兴趣的问题。这跟大家做作业不同，老师看作业是任务，不想看也得看；写的东西可不一样，读者不爱